

偷梁换柱，几个年轻人的模拟犯罪狂欢派对，被篡改成一场噩梦  
金底抽薪，精神科法医变身“噩梦大盗”

一部纸上好莱坞大片，扣人心弦……



# 噩梦大盗

EMENG DADAO

[美]梅格·嘉迪纳 著

朱雯佳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噩梦大盗

EMENG DADAO

「美」梅格·嘉迪纳 著

朱雯佳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11—185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噩梦大盗 / (美) 梅格·嘉迪纳著；朱雯佳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2

ISBN 978-7-219-08159-4

I. ①噩… II. ①梅…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831号

---

THE NIGHTMARE THIEF By MEG GARDINER

Copyright: ©2011 BY MEG GARDI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Mai L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徐嘉谦  
责任编辑 陈曼榕  
封面设计 翁襄媛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159-4/I·1599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1

一个年轻的交易员被稻草人模样的树绊了一跤，她的西装泥泞不堪，上衣被撕破了，那一头黑亮的亚洲式头发上乱蓬蓬地布满了松针。她径直朝街上跑去，停在了奥特姆·雷尼格的宝马车前面。

奥特姆猛地刹了车，喊道：“嘿，伙计！”

交易员瞟了她一眼，还是大步向前，一只手拿着一只撞坏的密码箱，另一只手挡在胸前。

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地方，一个有趣的城市。

交易员穿过马路，跑到了彼得·雷尼格富丽堂皇的家门口的车道上，她是最后一个从普雷西迪奥边缘的桉树丛里钻出来的人，其他人都蜷缩在车道上。雷尼格在他们旁边，坐在一辆奔驰跑车的后挡板上。

奥特姆从车里出来，往前迈了一步，但雷尼格示意她留在原地。

交易员摇摇摆摆地停了下来。她的名字叫纳卡姆容——奥特姆在她父亲的一本印刷精良的企业宣传册里见过她。她的胸口不停起伏着，猛地跪了下去。

她放下了密码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抬起头，把目光移向了雷尼格。

她一言不发，奥特姆觉得皮肤一阵刺痛，纳卡姆容压抑着身上的剧痛和强烈的情感，她毫不畏惧，这点让人震惊。她跪在车道上，黑色的头发落在她的脸上，目光炯炯地看着彼得·雷尼格。她用那只没有摔断的手摸索着打开了密码箱。箱子里面放着数百颗几克拉的宝石，就像晶莹剔透的泪水一样闪闪发光。

“我赢了。”她说。

街上一片寂静，只有鸟鸣和风声从树林中穿过，旧金山滨水区的

车辆都渐渐退去。雷尼格爬上了车子的挡板。

“还有呢？”他说。

她把手伸进石头堆里，握紧了一把，说：“我要赎回我的球队。”

围绕在奔驰跑车周围的人们欢呼雀跃，纳卡姆容把那些石头——氧化锆立方体做成的冒牌钻石放回了盒子。

雷尼格把她拉到了脚跟前，“你没事吧？”

她身子摇摇晃晃，但笑了，“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一组医疗人员一路小跑地过来了，“让我们看一下你的手臂吧。”

同事们挤在她的周围，奥特姆笑着鼓起了掌，这名女子强悍得很。一个摄像师从奔驰跑车的顶部摇着镜头，捕捉他们喜悦的表情。

接着，《烈火战车》的音乐插播了进来，奥特姆缓缓走向她的父亲，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后口袋里。

本场比赛的冠军落到了雷尼格头上。“我们将编辑视频，为大家刻录光盘。”

雷尼格点了点头，“我们将在董事会上播放这段视频。”

比赛的参赛者，一个身材健硕的黑人小伙把防腐剂倒在纱布上，交给了雷尼格，说：“清理一下。”

清理工作是边缘冒险集团常干的事。雷尼格卷起了运动衫的袖子，胳膊肘上满是擦伤的痕迹。这种绑架的场景对奥特姆来说，是再粗暴不过了。

她从身上摘下了纱布，擦了擦身上的伤，“简直是一团乱。”

“现实一点，”雷尼格说，“尖叫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只有在团队建设的周末才能在雷尼格资本公司上演这一幕。

“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我周围都是些什么人。”雷尼格说。

奥特姆以前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从事对冲基金工作可能充满了风险和压力，但边缘冒险集团会帮助人们找到内部的真实之处，那种韧性和精神。现在工作人员正紧紧围绕在一个冷却器周围，手里握着啤酒瓶，精疲力竭，但是面露骄傲之色。其中两人抓住密码箱，把假钻

石倒在了纳卡姆容的头上，就好像把一桶冰块倒在了足球赛里的冠军教练身上。

边缘冒险集团并非单纯地出卖兴奋，而是让客户看到光亮。

该集团旨在设计城市的现实游戏，创造角色扮演的场景，引导客户进入一个犯罪幻境，从而实施犯罪行为，并进行救援。就如同把人扔进一碗迷汤里。

该集团可提供绑架、赏金猎人追捕，甚至是一夜困守停尸间等服务，总之能为您提供一切直面恶魔、实施犯罪行为的幻境，并制造各种危险。今天，边缘冒险集团从旧金山市中心的大街上锁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彼得·雷尼格一伙，试图为其制造一个模拟抢劫场景。

集团的老板科茨，检查了雷尼格的肘部，“好得很。”

“别担心，我不会要你给我打折扣的。”雷尼格说。

奥特姆看到科茨的脸上迅速闪过焦虑的表情，心想：他也不会控告你的。

“我们冷静得很，”雷尼格说，“我女儿就是想要在这里得到病态的快感。”

奥特姆揉了揉眼睛。

科茨拍拍雷尼格的背，“像以前一样，我们很高兴为您服务。”

“不过，我想和你谈谈我们和警方之间的抗衡，五分钟后，里面见。”

科茨边皱着眉头，边帮边缘冒险集团的工作人员装载装备——绳子、闪光灯以及枪弹复制品，这就是所有的装备。

雷尼格转身对着女儿说：“你晚到了半个小时。”

“我的车出问题了，仪表盘上有一个灯亮了。”

“哪个灯？”

“就是那个让你‘可以去买辆新车了’的灯。”

“你是指示‘服务灯’？”

她笑了笑，展开双臂，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我开玩笑呢，

爸爸。”

“当然，开玩笑罢了。”

再过一个月，奥特姆就要过 21 岁生日了。要过一个大生日，就得好好准备个大礼包。

面对车道上看到的这一场景，她点了点头，“你想要我看到大结局吗，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了让你看看这工作是怎么干的。”

“工作？你是在玩‘十一罗汉’的把戏，并称之为恐怖戏码，”她一边眉毛上挑，“别否认。”

“我可不知道。”

“但是你想要我坐在场边，然后，欢呼雀跃吗？”她双臂交叉，“在他们的小伤口上贴创可贴？”

他食指弯曲，示意她跟着他。房子里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阳光，通过客厅的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海风吹拂的蒙特里松林和海湾里湛蓝的海水。

雷尼格说：“伸出你的手。”

一阵微风掠过，她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期待之情。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她举起双手，雷尼格将一个沉重的牛皮纸信封放到了她的手上。她上下打量着他，带着一种不确定性。

“打开它。”他说。

奥特姆撕开信封，里面是一份备忘录，上面加盖了红色的印章，写着“已分类”。

来自：边缘冒险集团

寄往：奥特姆·雷尼格

主题：你的任务

“欢迎进入成年世界。”他说。

“你为我买了一个游戏？”

“奥特洛”是一个能为你和你的亲密朋友提供多种角色的城市现

实场景扮演游戏，你可以扮演包括犯罪集团老板、赏金猎人、越狱逃犯等在内的多种角色，边缘冒险集团的员工将扮演其他角色，介入整个游戏。

“你们6个人现在起都可以享受一个为期3天的假期。”雷尼格笑了，“这将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犯罪狂欢派对。”

她渐渐明白了，她即将参加的就是这个游戏，超豪华的“奥特洛”游戏，如同越狱一般刺激。

“哦，上帝，我们有快艇吗？”她问。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有。”

直升机救援。

“爸爸，这次是真的吗？”

追捕犯罪集团的老总，或者扮演该犯罪集团老总，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将是一个超级豪华的游戏，对吗？无需团队建设，无需‘与你内心的英雄对话’。”她的语气越来越硬，“也不用‘与你的恶魔对抗’，纯粹为了找点乐子，五星级的乐子，对不对？”

他指着集团总部的方向，文华东方酒店。

“祝你生日快乐。”他说。

她一把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脸颊。

就在这时，一辆雪佛兰跑车开进了车道，雷尼格拍拍她的背，“去吧。”

那是她的男朋友，她跑到外面，就像一只刚刚把老鼠逼到角落里的猫一样笑了起来。

让你心里的恶魔起航吧。

她应该会感到恐惧吧，雷尼格想，可惜不是关于疯狂购物的恐惧。

他的女儿可爱得很，反应敏捷、聪明迷人，像这样一个拥有一头维多利亚贵族式的翻滚的棕色鬈发的漂亮女孩，他从未拒绝过她任何



要求，她总能得偿所愿。她的强硬也正是让他敬佩的地方，可为什么每次他屈服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无休无止的不安感呢？

当年他和她的母亲离婚的时候，他曾暗下决心要尽其所能来减轻她受到的伤害，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更是竭尽所能来慰藉她的悲伤之情。对于她所要求，他总是慷慨相赠。可是这带给他什么呢？更多的要求罢了。

奥特姆有一辆宝马跑车，他还替她在城里买了一间公寓。她在旧金山大学有一个职位，那是因为她父亲曾为这所学校作过慷慨的捐赠。在她眼里，等级制度只不过是阻碍计划进行的绊脚石罢了。

无需团队建设，无需“与你内心的英雄对话”。

但是，英雄主义正是他想要挖掘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走上边缘，直面你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更可怕的了。此外，边缘冒险集团还提供让你“爪牙俱红”的冒险体验，这种感觉在21世纪的美国实属罕见，真实、深刻，而又充满活力。它所提供的全浸入式的冒险是现代世界里最接近原始启蒙仪式的一种体验。

他觉得这就像是被人敲竹杠，但也是值得的。

这几年来，奥特姆一直想参加边缘冒险集团的场景扮演游戏。有那么一刹那，雷尼格突然不想让她得到那种令她垂涎已久的快感了，他想给她当头一棒。她有种奇特的恐惧，每次当她的权利意识受到威胁的时候，她总是将这种恐惧作为武器，用来操纵她的父亲，现在是时候来推翻这种恐惧了。

科茨敲着没关上的门，“你对于旧金山警察局有什么疑问吗？”

雷尼格说：“哦，他们今天为什么要在完全错误的时刻出现呢？”

科茨曾经是奥克兰警察，他就像是法律和秩序先生，时刻保持警觉。当一个场景扮演游戏开始后，警察局也会采取相应行动，但是边缘冒险集团事先提醒警察局，如果他们的一个客户在街头被抓的话，警察必须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而不是绑架案。

可旧金山警方今天的行动，险些把事情搞乱，而这个游戏才刚开

始。当纳卡姆容被拖向那辆绑匪的面包车时，一辆旧金山警察局的巡逻车突然鸣起了警报，车头灯不停地闪烁着。

科茨摇了摇头，“这纯属巧合，想要在大街上公然劫持他人而不引起警察注意，这怎么可能呢？”他目光警惕地注视着雷尼格，“他们已经走了，我收买了他们。”

“警车在绑架事件开始 30 秒后开始介入，似乎是因为警方接到了警报。”

科茨表情僵硬，“难道是从边缘冒险集团接到的警报吗？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试图阻止事件顺利进行。”

他扫了一眼门外雷尼格的队伍。

“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雷尼格说，“他们不知道绑架的具体实施时间。”

“所以没有人试图阻止，就像我说的那样，那只是凑巧罢了，运气不佳。”

雷尼格依然将信将疑，但暂且把这事搁一边吧。“关于另外一件事，”他往外看了一眼，确保奥特姆在外面什么也听不到，“我想添加一层关于奥特姆生日的模拟场景，让她的生日派对不仅仅是一场派对。”

“你想要我们提高模拟场景的强度吗？”

“那样对她有好处。”

科茨考虑了一下，“我们可以在罪案狂欢活动中增加特别场景。你们是不是想让她从中学到点什么？”

雷尼格希望奥特姆能从中学习团队精神的价值，但就她固执的个性来说，她会对这种团队协作感到毛骨悚然。

“总有一些让她觉得毛骨悚然的东西。”他说。

那里有一个偌大的红色按钮，只要一按下，边缘冒险集团就能触发一种幼年时期所厌恶的、如今已成为某种恐惧的场景。

“你知道有些人对小丑厌恶至极吗？”

“那是一种并不罕见的幼年恐惧。”

“奥特姆对牛仔极其厌恶。”

“这真是件新鲜事儿。”科茨说。

“她小时候，在一次聚会上被一个牛仔吓到过。”

“幸运的是，牛仔恐惧症不太可能影响到现代生活。”

“可这愚蠢极了，何况她的牛仔恐惧症与日俱增，她把他们叫做坏牛仔。”

雷尼格几乎没有见过他，那是一名在聚会现场的牛仔工作人员，身材肥胖，靴子和斯泰森毡帽里汗流不止，他总是拦住那些在停车场里无法无天的孩子，不让他们在车辆前来回奔跑。

很显然，这就是奥特姆厌恶牛仔的源头，那名工作人员对她恶言责骂，用词极为尖刻，让她觉得羞辱而又惊吓不已。从那以后的十几年来，她也曾对此抱怨，通常是在尴尬的时刻。坏牛仔让她惊恐至极。他说，顽皮的孩子会受惩罚，粗心的孩子会被车撞死。这话让她觉得毛骨悚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把它当回事。

雷尼格听到的潜台词是：请注意我的感受，爸爸。迁就一下我。

“这个人从前是一个马术竞技骑士，肌肉发达，衬衫上绣着一行字，‘红色响尾蛇’。”

“他的穿着看上去好像他还在进行马术表演？”

“7月4日的那场派对上，他会全副武装前往。”雷尼格说，“我的看法是，如果奥特姆可以在那场周末派对上直面这个‘坏牛仔’并击败他的话，这将是她生日蛋糕上的一层糖衣。”

“红色响尾蛇——他是一个专业马术骑士？你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

“那个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对她来说，害怕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她脑海里所虚构的那个恶魔。”

“这也就是坏牛仔所隐含的意思吧？”科茨问。

“没错。”

“简直是场心理剧。”

雷尼格真正想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也许你可以让你的某个游戏健将打扮成他的样子。”

奥特姆边和男友聊着天，边走进客厅。

科茨向雷尼格点了点头，“这件事交给我吧。”他边说边朝外面看去。

达斯汀·卡梅隆顺理成章地伸出了手，显得热情有余，“先生，你好。”

“奥特姆告诉你了吗？”雷尼格问。

她看上去轻浮而又精明，“要过一个狂欢犯罪周末了吧，我要玩黑道女王。”她一把将达斯汀抓到了腰前，“你就演追我的那个反毒品调查局的官员吧。”

“我想要一把大手枪。”达斯汀说。

达斯汀一把取下他那副贵重的墨镜，藏在了马球衬衫那敞开式的衣领里。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但达斯汀的父亲是华盛顿的政府游说者，他来自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在这场游戏里他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他也可以在游戏里和奥特姆共同进退，雷尼格希望自己不会对他感到厌烦。这场周末犯罪狂欢游戏过后，达斯汀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英雄。他想让科茨向他保证这点。

奥特姆推了他一把，“这场游戏简直就是狗屎，绝对是他妈的狗屎。”

“奥特姆。”雷尼格说。

她笑了，“我正在进入角色，你替我设计的角色。”

这时，雷尼格的手机响了，他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爸爸——”

他伸出一只手阻止她，“亚洲市场即将开业了。”

他接起了电话。片刻之后，奥特姆拉着达斯汀，推开那扇法式大

门朝露台走去，看起来有点气急败坏。雷尼格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在山下的一片树林里，丹尼·豪根正在调整他的徕卡望远镜的焦点，这支激光测距仪离雷尼格的露台 122 米远，透过朦胧的阳光，奥特姆·雷尼格显得像玻璃那般明亮且毫无防备。

“拍照。”豪根说。

萨宾·尤尔根斯举起了尼康相机，对准奥特姆和那个正对她动手动脚的年轻人拍下了一连串照片。

“哦，”萨宾说，“我看卡梅隆先生的荷尔蒙开始分泌了。”

“他们在说什么？”

除豪根外，冯尼·诺德林格正校准着露台上的一个抛物线形状的麦克风。他一只手伸向耳机，“他们在谈论游戏。”

“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豪根说。

冯尼按下一个按钮，开始监听，厚厚的眼皮收得紧紧的，南瓜大小的脑袋把耳机线拉得长长的。

豪根紧盯着奥特姆的一举一动，“她描述的场景是否符合萨宾从边缘冒险集团的数据库里调出的游戏规则？”

冯尼点了点头，“没错，越狱……快艇……一个团队 6 名队员。奥特姆在讨论该邀请谁参加。”

萨宾又拍了一组照片，她的表情凝重，一头红发剪得假小子一样短。尽管她毫无女性所特有的柔美，可走起路来却是异常流畅，冷酷无比。豪根发现她的惊人之处在于她就像是一条电鳗一般，光滑、狡猾而又目的明确。

她侵入了边缘冒险集团的计算机系统，发现奥特姆·雷尼格预订了 10 月中旬的“奥特洛”犯罪场景，该场景的黑客侵入程序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 24 个小时了。

“今晚重新侵入边缘系统。”豪根说，“我需要更多的细节——该场景的开始地点、确切时间，以及边缘冒险集团提供的设备。”

她放下了相机，“不是所有记录都能在计算机系统里找到的。”

冯尼说：“我可以搜查他们的办公室。”

豪根转过身来，摘下墨镜，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冯尼。冯尼刮了刮鼻子，后背缩了缩。

豪根的目光没有移动，“我们不能留下任何足迹，也绝不能露出马脚，以免边缘冒险集团发现我们的存在。”

冯尼看着地板，“忘了我说过话吧。”

“几乎全忘光了。”豪根说。

可萨宾是对的，特里·科茨有时会在程序运行时修改场景，这就是豪根在今天的抢劫场景进行过程中跟踪边缘团队的原因——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按脚本行事。此外，重要的是，看看警方在受到挑战时是否还能坚持按脚本行事。

多亏了萨宾的黑客程序，他掌握了边缘团队计划何时何地绑架雷尼格的企业团队的具体信息。当特里·科茨在中午中断了游戏的进程时，豪根正在从街对面的一家咖啡店里监视着一切，他已经打电话报了警。

而当时，旧金山警察局处理这次报警电话报告的枪口绑架事件的时间总共花了3分42秒。

而科茨必须在4分钟内说服旧金山警察局，这只是一个游戏。直到他们的制服让警方确信了这只是边缘冒险集团所策划的一次团队建设项目，而该部门早已提前获悉此事后，警方便开车离开了。

简直无懈可击。

豪根从望远镜中扫视了一下，看到在车道上，雷尼格船长的船员们正在为他们的越轨行动而庆祝。他看到了特里·科茨，穿一件浅黄色的衣服、皮肤光滑而油腻。彼得·雷尼格走到外面，一群追随者蜂拥而至，毫无疑问，他正在人群的簇拥中接受荣誉。

豪根放下望远镜，“你知道彼得·雷尼格是谁吗？”

“比上帝更有钱的家伙。”冯尼说。

“他是这次行动的关键，他就是那个我们所需要的杠杆的支点。而且，多亏了他的女儿，他会变成一个——”豪根细细体味着那个词，“傀儡。”

“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她。”冯尼说。

空气里弥漫着刺激和承诺。豪根举起了望远镜，又朝奥特姆看去，“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的公主！我们要给你惊喜、惊喜！”

## 2

“别开玩笑，到底得花多少钱？”

停车库里的家伙头也没抬，“第一个小时 24 块，之后每小时 25 块。”

埃文·德莱尼眨了眨眼睛，停个破车得花那么多钱？或许她应该越过出口处的障栏，直接逃出车库，而不是乖乖地交钱，然后，既然在旧金山的街道停车意味着一场死战，还不如开着她的福特野马直接下坡，朝海湾急速驶去，直到游到会议地点呢。

她身后排队的车开始响起了喇叭。

“好吧，”她说，“你是要我打开钱包呢，还是割开静脉？”

和乔·贝克特的谈话最好能值这个价。

埃文正在调查的案件是个重案，非同寻常，而且已经千疮百孔。想要得到完整的资料简直会把人逼疯——这就是典型的自由职业新闻工作，可这并非她去找精神科法医谈话的原因，并非如此。乔·贝克特曾打电话给她，因为贝克特也在着手调查律师菲尔普斯·威利的死因。

菲尔普斯·威利收集老古董，买雨果·波士牌西装，身材矮小，秃顶，嘴巴长得像蛤蟆，眼睛倒很清澈。埃文每次看到他的照片，就好像听到《青蛙去了库尔坦》那首儿歌一样。

他被发现死于内华达山边一个废弃的金矿里。

威利在4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从旧金山失踪，一个月后，他的遗体在200英里远的矿井废墟之下被发现，全身已经腐烂，因此无法确定死因。

当地警务部门认为他的死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他在徒步旅行时受到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并导致死亡；二是他在野外探险时因醉酒而撞上了矿石，坠入矿井导致死亡，或是他有意要跳入矿井里。总之，是他在半夜里的纵身一跳，导致了不幸身亡，没有人知道是怎么跳下，或是为何跳下的。

这是自曼森家族连环杀人案以来州内最大的一起远足死亡案件，埃文正在为《加州律师》杂志撰写一篇关于该案的专题报道。

可案件的各个环节总是无法环环相扣，她觉得自己就像在用一根棍子戳路上被撞的野兽尸体，千方百计试图让它起舞一般。直到医学博士乔·贝克特打电话给她，要和她会面，才让她走出了阴霾。

这就是埃文要停车，然后徒步走到渔人码头附近的一个咖啡馆的原因。

杰弗·琼斯满头大汗，似乎长期居住于此。年轻的咖啡师鼻子上挂着个银色的鼻环，像猛虎一样精力旺盛，一头咖啡色的鬃发，和她正在煮的咖啡的颜色一样。她身上的姓名标签上写着蒂娜，音响里正播放着《恶狗和子弹》这首歌。

埃文朝吧台走去，“这听起来像是一首低级夜总会里的安魂曲。”

“想要来杯刺激的配合歌曲吗？”

“还要热辣的，要像个帅哥，壮得能剥开熊皮，骑马时风度不凡。”

蒂娜笑了笑，“美式咖啡，大杯？”

一阵风吹过，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看起来30岁出头，一头咖啡色的美式鬃发，波西米亚风格的衣服上流露出某种被压抑着的运动天赋。她向年轻的咖啡师招了招手，眼睛扫视了一圈。

她不能算是那种小精灵，相比之下，她太过清醒，目光看上去似



乎很温暖，却有某种防备，或许她只是在分析着客户罢了。

一定就是那位精神科法医了。

“你好，是乔吗？”

“埃文，你好。”她伸出手，“谢谢你的到来。”

埃文朝咖啡师点了点头，“你们是姐妹吗？”

乔笑了，“是啊，但只要你喝一个月这种咖啡，你看起来也会和我们一样的。”

她点的意式浓缩咖啡里含了过多的咖啡因，以至于她的杯子都在颤抖。埃文瞟了她一眼，没错，就是这个精神科法医。

乔看着这个造诣不凡的加州人——脚上穿着马丁靴，手上戴着米老鼠手表，仿佛拥有着前几代人所特有的东亚文化遗产，脖子上挂着一根埃及基督教的十字架项链，一双棕色的眼睛透露着某种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埃文敢打包票，90%的人听到“精神科法医”这个词会瞠目结舌、激动不已，认为乔会剖开他们的身体，检查每一处的痉挛和肌肉紧缩。

乔带她走到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我正在对菲尔普斯·威利进行精神解剖，他的律师事务所要我调查他的精神状态，以确定死因。”

“现在进展如何？”

“相当令人沮丧。”她坐了下来，“威利的生活习惯与警长提出的所有关于他死因的假设都相抵触。他从不远足，不喜欢爬山，他的确喜欢金子，但却是以他的企业客户买卖黄金的形式；他也喜欢豪饮，但却只喜欢歌剧院里的香槟酒。”

“他可不是登山冒险家贝尔·格里尔斯。”埃文说。

“的确不是。你知道精神剖析是如何进行的吗？”

“你检查受害者的精神生活，从而弄清楚他是怎么死的。”

“没错——如果他的死亡模棱两可的话，也就是说，当警方和法医无法判断该死亡是否属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自杀或是他杀的话。